

怀念——  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  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冷天的冷

# 难忘患难师生情

□尹延新

今年是恩师于希宁先生100周年诞辰,凝望着恩师的照片,欣赏着恩师的经典之作,那个特殊的年代跟随恩师学画的情景,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……

那是1969年10月,一直想跟于希宁老师学习绘画的我,经妹夫杨文仁介绍,第一次来到了于老师家。当时的我激动不已,恭敬地向于老师鞠了一躬。在那个特殊的时期,收徒属于封建思想,是不允许的,会被批判,所以,我只能这么简单地鞠一躬,算是举行了拜师“仪式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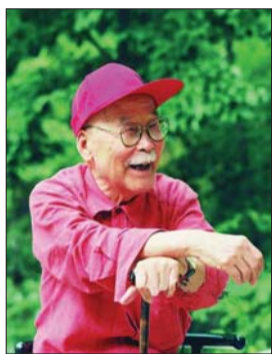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向敬仰恩师,现在终于有机会跟其学习,更是诚惶诚恐。老师画画前总是用小碗调上半碗淡墨,然后将毛笔放在里面浸泡。他总是谆谆教导:“画画时一定要将毛笔浸泡淡墨,然后再调重墨,这样画出来的画笔腹和笔根处墨色丰富。”有时,老师在案子上作画,我站在身后,连大气都不敢喘,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如何调墨、用色、运笔。当老师画完一幅梅花时,便挂到墙上让我欣赏,随后便让我临摹。我不敢在老师的案子上临,便在砖地上铺上一张报纸,蹲在地上一笔一笔地临摹起来。有时,我也将梅花借回家晚上继续临,一临就是四五遍。第二天一大早再骑自行车给老师送去。

1970年3月,老师得到了一本手抄本《潘天寿先生画论课讲座记录稿:关于构图问题》和一本《听天阁谈艺录》,这两本书系统地讲述了潘天寿的绘画理论。老师经过好一段时间的观察,发现我是一个可靠的年轻人,就让我帮助抄写。于是,我一边抄,一边研究,越抄越喜欢,便长了个“心眼”:多抄了一本留作自己用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一个青年人,能以这种方式接触大师的绘画理论,可谓幸甚!

当时,于老师正在接受批判,几乎没有人敢和他接近,跟他走得近的人一旦被造反派发现,就会被批斗,老师身边只有老伴儿师母陪伴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不仅大胆地拜师,还经常帮助老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。冬天快到了,老师家的蜂窝煤还没拉回家。这可是个力气活儿,老师和师母都犯了愁。我知道后,主动说:“我去!”早晨四点,我就起床了,蹬上三轮车到位于四里山的煤店排队,排上队,装上满满一车煤,一个人往老师在山东艺专的宿舍拉去。身材瘦弱的我,拉着一车煤吃力地向前拱着,当走到山师大的上坡路时,虽说是冬天,却已累得浑身是汗。等拉到老师家时,已是中午十二点了。看到满头大汗的我,老师一边拿毛巾为我擦汗,一边心疼地说:“小尹,累了吧!快坐下休息会儿。”我一边大口地喘着粗气一边大咧咧地说:“不累!不累!”

没想到,这事竟然被人举报了——“尹延新没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,而是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上,帮于希宁拉蜂窝煤就是铁证!”我刚一回到单位,就受到了造反派的批斗。有一段时间,我因为忙于“革命工作”,没有到老师家

## 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 于希宁  
●籍贯: 山东潍坊  
●终年: 95岁  
●生前身份: 著名国画大师、美术教育家, 原山东艺术学院名誉院长

去。老师便打来电话,问:“小尹,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到我家来了?是不是‘革命工作’太忙了?”凭感觉,我就知道老师一定又遇到什么难处了,一问才知道,老师家没有生炉子的劈柴了。我赶紧向单位请假,带上买木柴的购物本到煤店买木柴。送下劈柴才发现,老师家连片白菜叶也没有了,便又急忙到市场上为老师买青菜。

老师不善言辞,没有多少感谢的话,他慈祥地望着忙里忙外的我,说:“小尹,歇一会儿,我教你画梅花。”

老师画完后,看到我看得不得了,便拿起一张说:“小尹,这张送你吧!”我十分高兴。其实,在那个时候,画并没有什么价值,特别是像老师的画,不小心让人发现了,还会引火烧身。可我却出于真心喜欢,将老师的画视若至宝。

一次,我同老师一起谈画,老师谈到高兴时,提笔写竹送给我,题跋为:“一九七四年初春与延新同志谈画讲法写此。”在那个年代,人与人的称谓一律叫同志,尽管我是学生,老师也在落款上称我为“同志”。

有一次,我在街上遇到了黑伯龙先生,他说:“小尹,早就听说于老欣赏你,我们在一起聊天,于老师说,现在人家都躲着我们,可济南有个姓尹的小青年却主动找我学画,夸你有出息呢!”

我听了备受鼓舞,去老师家的次数更多了,经常拿着自己的临摹画去找老师指导。于老看着我的画,常常高兴地喊老伴过来一起看:“你看你看,小尹画的葡萄好不好?”因为我画的葡萄粒小了一些,于老便说:“噢,你这是画的野葡萄。”我知道自己将葡萄粒画小了,就说:“老师,我是不是画小了?”于老师说:“是呀,应该画葡萄园里的葡萄啊!”

中秋节到了,老师打电话给我:“小尹呀,有空到我家来吃月饼吗?”一下班,我就赶到了老师家。这时,老师站起身,小心翼翼地解开系着纸绳的月饼盒,用一把小刀切下一大块月饼递给我。

吃过饭,老师又将自己精心书写的一幅有着黄庭坚风格的行书送给我。这是毛主席的一首《登庐山》:“一山飞峙大江边,跃上葱茏四百旋。冷眼向洋看世界,热风吹雨洒江天……”

这幅书法一直挂在我的画室里,谁见了都说好,几次有人意欲出高价收藏,我都婉拒了:老师赠给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,昭示着我与老师的深厚感情,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

1974年,北京饭店邀请一批画家作画。黄永玉画了一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,被指为“对社会主义不满”;李苦禅画了一幅残荷,上有八朵荷花,被指为讽刺“八块样板戏”;陈大羽画了一幅只有尾巴的大公鸡,被指为“与社会主义斗得只剩下一根毛了还在挣扎”;当时,老师画了一幅红梅,虽说没有引来非议,却也是受惊不小,连忙打电话给我,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:“小尹,你赶快……赶快将前天拿去临摹的那张白芍药画拿回来,要赶快。”我一听便拿上画,火急火燎地赶到老师家。老师有点神秘地小声说:“北京现在开始批黑画了!”老师这是在替学生担心啊,唯恐给年轻的学生带来危险,影响了学生的前途。

有一次,老师突然犯了心脏病。师母焦急万分,记不清药放在了什么地方,满屋子找寻,终于在一个罐子里找出仅剩的一片药,给老师吃上,终于得救一命。万幸!我听说后急忙前往探望老师,老师摆着手说:“小尹,没事了。”经历这次事件后,我去老师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,我知道,老师和师母平时不仅需要有人照顾生活,还渴望有人和他们说说话。

患难真情最可贵,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,老师家各方来客已是络绎不绝,无奈,老师在家门口贴了一张纸条:“因大夫嘱咐需要休息,暂不接待客人。”

但是我却可以随时拜访老师。老师喜欢听我这个学生讲讲社会上的逸闻趣事,经常边听边乐得笑个不停。每次我离开的时候,老师总是嘱咐上一句:“小尹,以后常过来呀!”

听了老师的话,我心里热乎乎的,一有时间就跑了去,说是去看望一下老师,可每次都有收获,都能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。这种学习,直接影响着我一生的创作。我今天的成绩,得益于这种学习。

不久前,在我的“水墨气象”作品展上,陈凤玉教授称我“是于希宁老师的第一个学生,是于老师的传承者”。这既是对我的认可,也是对我的勉励。

多年来,我在艺术上一直执著追求,勤奋耕耘,不断探索。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”我将在老师的期望里,一直坚定地向前,向前……

□张培胜

天气冷了。我早上起来,推开窗,一股冷风袭来,打了一个寒战,不由自主退一步,缩着脖子,双手合握着,哈一口气,冷呀,冬天来了。关上窗,挡住冷,挡住风,挡住怕冷的心情。

冬天,荒凉。抬眼望那一片树林,光秃秃的树干,像一批站岗的战士,直直站在那里。等着严寒,等着风雪。我敬佩这些树。

记得小时候,爸爸最盼望的就是冬天。冷冷的天。

我对爸爸说,好冷。爸爸吸着旱烟,抹着下巴胡子,望望屋外的风,说:冷得好。

爸爸在夏天堆的柴,像个小山,主要是柏树、松树等。在家的小院里,爸爸把柴架起来烧得旺旺的,然后,一大盆水浇上去,瞬间,火堆里一股浓烟蒸腾,吓得旁边的我不知所措。爸爸厉声说,走开些。此刻,爸爸也被烟熏得满脸黑乎乎,像刚从煤窑里钻出来。

第二天,爸爸到集市卖木炭,换回盐和油。

看着爸爸回来满脸笑容的样子,就知道爸爸卖了好价钱。爸爸笑着说,来,儿子,给你小汽车。

我一看,是一辆小得只有大拇指大的玩具车。尽管

小,我还是乐此不疲地玩起来。爸爸见了,总是说,要是再冷,肯定能给你买辆大的玩具车。妈妈听了,笑着说,天气又不是你说了算,是老天爷说了算。

打那以后,我就知道,爸爸为什么想冷。

夜里做梦,我梦见好冷,窗外是冰天雪地,窗外是大雪封山,白白的一片,爸爸开心地笑了。我在雪地里笑,我有大汽车玩具了。

一晃多年过去,曾经年轻的爸爸,已是白发多于黑发,砍柴这样的体力活,也不行了。爸爸依然说,天冷,好事。爸爸依然要去卖炭。

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年,我回家探亲,看到爸爸正佝偻着身体一步一步地背着炭向集市走去。我眼泪涌出来,一把夺过爸爸身上的背篓,爸,不用你卖炭了,儿子有钱可以孝顺你了。

爸爸在风中笑了,“我就会这个,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在我和妈妈的劝说下,爸爸不再去卖炭了。

那年冬天,依然是冷。我给爸爸打电话,“爸,你多保重身体呀。冬天才来呀,就觉得冷,肯定今年比去年冷。爸,你不是一直都盼望冬天冷吗?”爸爸在电话里笑了,“有你这个孝顺的儿子,一家人健康、快乐,再冷的天,都是暖暖的。”

# 夺命五秒钟

□孙道荣

小米至今想起来仍后怕不已。那天,在驾车即将驶出隧道前,他关掉了行车灯,向隧道出口驶去。悲剧就在那一刻发生。一辆大货车,迎面向他直冲过来,对方好像根本没有看到他的车似的。小米赶紧鸣笛,踩刹车,急打方向。两辆相向而行的车,在隧道口相遇,这时,对方似乎才猛然看到他的车,也急打方向。可是,一切都来不及了,两辆车的车尾,还是撞在了一起。

小米的小车,像个陀螺一样,被撞得旋转了360度才停住。所幸没有迎头撞上,小米才捡了一条性命。

惊魂未定的小米,走下车,斥问对方,怎么开的车,进入隧道口也不知道避让。对方一脸无辜,说他刚进入隧道,什么也看不见,“你在隧道里行车,怎么不打开行车灯?”小米没好气地说,“我进入隧道就打开了灯,直到快出隧道口时,才关了灯,谁知道正好碰到你?”

交警很快赶到了。认定双方都没有做到安全行车的交规,负同等责任。交警告诫小米,开车进入隧道,一定要打开行车灯,只有等到完全驶出隧道,才能关灯。小米点点头,解释说,自己只是快要驶出隧道时,才关了灯。之所以这么急着关灯,是因为以前有几次,进入隧道时打开了灯,而驶出隧道时,却忘记关灯了,耗电不说,大白天的打着灯开车,还被人笑话。所以,为了避免忘记关灯,每次快要驶出隧道口时,他就提前把灯给关了。

听了小米的解释,交警郑重地告诉小米,隧道里因为光线不好,是事故多发地段,而其中的大部分事故,又都是发生在隧道口。原因很简单,白天,刚进入隧道的车辆驾驶员,骤然从光线强烈的地方进入隧道,会有一个短暂的不适应期,眼前

会黑乎乎一片,什么也看不清,对于从隧道里迎面驶出的车辆,自然也无法及时发现。很多人图省事,进入隧道却不打开行车灯,只靠隧道里昏暗的路灯,迷迷糊糊地行车,从而酿成了很多本可避免的事故。还有很多人和你一样,在隧道里的时候,是打开灯的,而快到出口时,看到了隧道外明亮的光线,以为可以看清路况了,就急切地关了灯。殊不知,迎面驶入隧道的车辆驾驶员,却因为光线的巨变,而出现“灯下黑”的现象,很多事故,就是这样造成的。所以,光自己能够看清路况还不行,你得让对方也看到你,这样,双方才都安全。可以说,在隧道里打开灯行车,不仅是为了自己看清道路,更主要的目的,是让别人看清你的位置。别人安全了,你才安全啊。

这真是生动的一课。

据一家权威机构的调查,隧道里的交通事故,八成以上,都发生在隧道的出入口,而其中最大的杀手,就是致命的五秒钟“灯下黑”现象。小米感慨,以前开车,特别是进入隧道时,打开灯,都是为了自己看清道路,以为自己看清了路况,遇到情况,能够紧急处理,就可以万事大吉,避开险情了。这次有惊无险的事故,让小米明白,在一条道路上行驶,光顾着自己远远是不够的,让别人也看清道路,看清你,你和别人,才可能是安全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规定,在高速公路上行驶,即使白天,即使阳光灿烂,也要打开行车灯,其目的不在于照亮自己的道路,而是让对方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看到你。

其实岂止开车,做人何尝不是如此?有时候,你打开一盏灯,照亮了别人,才能照亮自己;人生就像一条道路,不管这条路是窄是宽,永远记住,给别人让条道,你才有路。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人间